

21 世纪中国文学大系

主编 陈思和

2001年中国台湾 最佳文学

21 SHIJI
Zhongguo
Wenxue
Daxi

春风文艺出版社

I218.58

1

2001年中国台湾 最佳文学

本卷主编 许俊雅

春风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1 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1 年中国台湾最佳文学/陈思和主编.
-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1
ISBN 7-5313-2399-0

I. 2… II. 陈…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台湾省-2001 IV.
I218. 5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83711 号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 毫米 × 1240 毫米 1/32 字数: 240 千字 印张: $10\frac{1}{2}$ 插页: 2

印数: 1 - 6 000 册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韩忠良 杨 顺
封面设计: 耿志远
印刷监制: 张 斌

责任校对: 杨 顺
版式设计: 马寄萍

ISBN 7-5313-2399-0/I·2101

定价: 18.00 元

21

世纪中国文学大系编委会

丛书主编

丛书编委会

陈思和

(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光东 许俊雅

吴义勤 李安东

陈思和 张清华

严 锋 张新颖

林建法 曹文轩

谢天振

本卷主编

许俊雅

丛书策划

韩忠良 臧永清 常 晶

总 序

陈思和

公元 21 世纪的脚步悄然走进我们疲惫不堪的生命旅途，这虽然是人们期待已久的时刻，但当我们身处 2001 年年底来盘点新世纪第一年的文学成果时，却多少有一些若有所失的怅然。春风文艺出版社耗巨资推出“21 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1 年最佳”十种，以期能为新世纪文学创作留一珍贵痕迹。我受命于朋友们的信赖，担任了这一大系的主编工作，约请志同道合的朋友们一起把卷展读，兢兢业业，不敢有任何的轻怠。越读到后来，就越感到难以下笔总结。这一点感觉，我的几位担任分卷主编的朋友们也有所知，只要读每卷序言便不难体会到这种难以言说的意思。

当然这并非是说，新世纪的文学创作并无创意。只是

与新世纪的中国内地在经济上加入世贸、体育上足球出线、外交上申奥成功等一系列象征“国运”的喜庆相比，与理论界有关“全球经济与本土民族化”、“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热烈争论相比，文学创作似乎过于平淡，甚至没有轰动一时的争鸣之作。因而在今年以来，表面上看去是文化兴而文学衰，无所不包的文化批判大有取代文学当年所承担的社会全能的趋势。而文学似乎难以与时俱进，无法积极应对时代提出的新的挑战。但也有一种相反的看法认为，这正是我们的文学开始成熟了。正如一个洞察世故的成熟的人一定是我行我素、处惊不变的人。稍经一点风浪就大喊大叫的，总不外是没见世面的毛头青年。全球化究竟会给中国经济和文化发展带来什么样的新问题，目前谁也难以预料，而生活还没有充分展开的现象要求在文学上加以深刻的揭示，也是勉为其难。我们自然可以从政治家或者理论家那儿找来一些观点、逻辑以及外国的经验材料，然而这与生活实际所展示的丰富性相比，毕竟显得又表面又肤浅。文学如果从观念出发来揭示所谓的社会生活本质，虽然会一时哗众取宠，却不可能真正展示生活本身的丰富性与真实性。我们的文学正处于无名时代的文化状态下，其不可能像共名时代那样，有一个统一的目标和统一的世界观。人们对生活本质性的关注早就让位给对生活具体细节的感受，这就必然要求多元化，感性化，要求文学创作善于从具体的生活现象中，揭示出作家对生活的感受程度。文学是否需要来应对时代的挑战？它应该如何来应对时代、以致调整与历史进步的关系？显然，这不一定是文学所必须回答的。文学创作自有自己的

艺术审美规律，不能也不必要按照历史进程的规律而盲目追随，上一世纪的文学史经验教训早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以上两种对文学的评价观点，其实都生成在我的脑中，盘桓在我的心间，分裂着我的情感。本来在上一世纪最后二十年里已经有了普遍共识的文学本体观念，随着新世纪的到来，似乎又有了重新讨论的可能。作为人文学科的研究学者，如果我们无法概括出一点能够涵盖主要社会症状的社会矛盾规律，那么我们如何来衡量文学作品对社会的深刻理解？如何来评价作家面对生活的创作动机和创作心理？回顾上一个十年之初，当一种深沉的挫伤感折磨了作家最敏感的心灵痛处时，我们读到了像《心灵史》、《叔叔的故事》、《九月寓言》、《我与地坛》等最让人们激动的作品，在形似涣散的精神状态下知识分子的凛然正气依托了民间大地的滋养决然而起，这是记忆犹新的历史。然而，当历史平安过渡到新世纪，这样的深沉感被严重蚀化了。当然我们不能说21世纪之初风波不兴，但与我们切身的关联似乎不多。与上一世纪相比，确实，一百年前戊戌之痛庚子之乱辛丑之耻的记忆已经淡漠，九十年前辛亥之变共和之梦的激情已经过时，八十年前外争强权内惩国贼的愤怒已经消解，七十年前外祸内乱明末历史重演的忧虑已经陈旧，六十年前河山破碎杜鹃泣血的刺激已经遗忘，五十年前百废待兴强国之梦的狂热已经破灭，四十年前闭关锁国夜郎称王的梦呓已经清醒，三十年前浩劫当头群魔乱舞的恐怖已经消散，二十年前死里逃生般的洋插队狂潮已经平息……一百多年来中国被强制性纳入世界性格

局以后，像恶鬼般苦苦纠缠着中国人精神世界的，无非是中国在未来世界中的地位，即如何治愈痛到心灵深处的弱国受辱的创伤。然而，当新世纪悄然来临时我们的百年情结似乎突然释放了，于是我们兴高采烈，顿时失去了许多记忆。于是我们这个民族中的有些人，在“9·11”事件发生之初，会有人对灾难幸灾乐祸地窃笑，当海峡两岸偶有风波之时，会有人摩拳擦掌闻鸡起舞。魔鬼在原始正义感的旗帜下又一次利用了人类的盲目和狂热，使人类理性和民族自省注定要经历另一场严峻考验。我感到困惑的是，我们许多知识分子孜孜不倦地探寻着还没有完全展开的未来历史规律，匆匆预言未来生活的本质性矛盾时，对这些弥漫在当下日常生活中的复杂现象复杂心理却漠然置之。全球化与民族化的冲突，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对未来历史发展的共识，但如果用这样的理念涵盖了生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理论又一次走在创作的前面，那么，对文学创作究竟是祸是福？我总觉得中国眼下的景象有点不自觉地重复着中国 30 年代的历史旧象，具体的证据不必在这里说，关键是我们的知识分子能否走出历史划定的怪圈？这就是世纪之交时鲁迅传统和鲁迅精神引起激烈争论的最深刻的社会原因，我想，也是知识分子将如何在新世纪继续薪传人文理想的最直接的社会原因。

随着中国进入 WTO，全球性的经济体制肯定会给中国的政治经济带来很大的影响，但是否可以由此推论，以后的社会主要矛盾就是全球化与本土民族的矛盾？我觉得要考察这个历史事实也必须充分意识到另外一个历史事实，即中国的全球化问题是在追求现代化的前提下发生

的，事实上不管是被动还是主动地追求现代性，都是全球殖民化背景下第三世界国家别无选择的道路。我们每一步行走都伴随了痛苦的代价，但又是摆脱东方亚细亚式的野蛮与专制的必要过程。鲁迅在 30 年代就告诫人们，不要在宣传沦为民族奴隶的痛苦时忘记了做自己人的奴隶也同样是痛苦的。这些现象的复杂性就在于无法用浅显的方程式排列出社会现象的正反两面是否等值，复杂现象很难用理论形态来说明，于是我们就需要文学，需要艺术家们用含混但又是极为丰富的艺术形象来表达日常生活给予我们的复杂的审美感受。

文学研究者要对文学形象的独特性进行透彻分析，就离不开对生活的透彻的理解。而如果从一个理论观念出发去看待生活现象，或者用孤立、互相割裂的视野来考察生活中现象，都很容易片面放大生活中的某一个或几个因素，而不能尽可能全面地历史地考察生活现象。虽然，这不是文学的任务，也不是文学研究者的任务，文学创作者真正关心的是他对生活的全部感受是否能够准确完整地表达出来，文学研究者的工作是考察这些艺术感受是否能够唤起相应者的感情的共鸣，由此来决定作品的真正价值所在。用旧俄时代的文学史为例子，惟有诞生了奥勃罗摩夫这一不朽的艺术形象，才有可能产生出对奥勃罗摩夫性格的不朽的分析，从而才会产生俄罗斯革命民主主义者对旧俄社会的透彻批判的精神影响。一切都不能倒着运转。一个时代不管其伟大还是不伟大，都会以极其丰富复杂的内涵来滋养文学家的心灵，关键在于我们的文学家是否真正地意识到了这一点。

如果从这样的意义来理解文学，我在前面所列出的盘桓于心间的两种感受也许并不矛盾，因为一个真正直面生活本身、与广大社会底层的人类呼吸与共的艺术家，他本来是不会舍弃那种来自生活、又是与生命血肉相连的艺术感受，而他所要舍弃的，恰恰是来自生活以外的属于人类观念性的因素。如果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讨论文学，那么，从上一世纪的90年代以来，文学创作所发生的悄悄变化正是趋向这一轨迹。放弃高调，脚踏实地，以具体的个别的感性的艺术追求来开辟文学的新境界。从我们所选的十卷文学大系中，我们似乎可以感受到这一变化的痕迹。换句话说，新世纪第一年的文学创作，正是上一世纪文学走向的顺理成章的自然发展。

在新世纪的第一年中，作家们依然沿着原来的思维习惯和生活方式，用独特的敏感来体验着日常生活的刺激。我们在编选大系的过程中故意不推荐那些乌托邦色彩过于浓厚的作品，相反，有些让人读之感到震动的艺术作品，恰恰是显得有些陈旧的内容。如中篇小说卷收入的《奔跑的火光》（方方著）和《玉米》（毕飞宇著）两部小说所描写的农村妇女的命运，可以发生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惟其是发生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才显出中国妇女命运的可叹可泣。《奔跑的火光》的故事发生在当下的农村社会，一方面是商品经济使农村妇女产生了追求物质与自由的欲望，失去了原始的道德感的乡间娱乐也使她们有了赚钱的机会；但另一方面，在一个经济上比较富裕、男性农民不需要去“南方”打工的农村环境里，传统的生活观念又是何等野蛮地制约了人们的命运。一个现代背景下发生的古

老悲剧，不能不让人对当下生活产生深刻的反思。我们再读散文卷里所收的长篇对话《杜高档案》，讲的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知识分子所遭遇的微不足道的真实命运，但惟其真实性，才使我们从中感受到档案制度在现实生活中可怕的威慑力，让人毛骨悚然。这样一些问题虽然属于历史，但对当下生活的认识，能说是已经过时了吗？相反，过于贴近当下生活的故事，有时也未必能产生真实的力量。我在审阅短篇小说卷时删除了一篇曾被有关杂志看好的作品《找打》，这篇小说反映民工遭受现代资本家欺压的遭遇并非没有价值，构思中也不乏吸引人的独特性与巧合性，但问题在于传统现实主义的叙事技巧总是在情节上制造出为了强调效果而编造的夸张痕迹，使艺术感染力不能不受到损害。即使在入选的《马义的眼泪》和《拉车人车小民的日常生活》两个短篇里，这样的夸张痕迹仍然是在所难免。我同样很赞成艺术必须接触人间苦难的说法（之所以选这两个短篇，正是出于这样一种审美考虑），但是我仍然希望看到人间苦难与心灵感受这苦难的过程中所涌现的灵魂大搏斗和大痛苦，那是不应该为技巧所侵害的一种纯粹的艺术境界。

我们注意到当前的小说创作和散文创作多少代表了文学的主流，也就更加能反映出某种客观的束缚，于是在选择中较多地有意于体现民间立场与个人立场的好作品，而在诗歌、儿童文学、网络文学等卷里，选择的余地则要更大一些，那里的发表空间要宽阔得多，从而也更能体现出创作心灵的自由形式。为了更全面地反映新世纪文学的面貌，我们还特地设置了与中国内地的社会制度和文化氛围

不一样的中国台湾文学、中国香港文学^①和翻译文学等卷，以另类的姿态与中国内地的文学创作正好形成比较和对照，使我们的读者更加直接面对各种各样的文学，感受到文学的丰富性和心灵的丰富性。只有在文论卷里，我们稍稍涉及了一些知识分子所思考的宏大理论，但也是反映了文学评论领域的各类意见，并非有什么导向性的意见。

这次所选的各类文学作品，涉及之广是前所未有的，如在我们内地的出版历史上，从未有过专门的翻译文学、中国台湾文学、港澳文学、文学理论等领域的编年体文集，所以这项编辑大系的工程给我们带来一定的难度，因为没有经验，遗珠之憾总是难免。但我还是要感谢我的合作者，他们的辛苦劳动推动了这项工作，使这十卷书能以完整的面貌呈现在读者的面前。这套大系的编选原则与我们以前主编的《逼近世纪末小说选》基本相同，那就是充分注重编选者的个人审美态度，不随大流，更不随媒体的宣传，凭独特的眼光来考验文坛也考验编选者自己的声誉。每年一辑十卷，雁过留声，方方面面地保留下新世纪文学的信息，为当今文学创作保留一份坚实的行走脚印。

2001 年 12 月 4 日于黑水斋

■ ①本卷原来安排是港澳文学卷，后因没有入选澳门文学，所以改为香港文学卷。

序

——2001 年台湾文学景象

许俊雅

书市风向球，准吗？

听闻在大陆较知名的台湾作家大抵可分成三类，第一类是流行文学，包括琼瑶、三毛、金庸、蔡智恒（痞子蔡）、张曼娟、吴淡如、席绢等；第二类是励志文学，主要是刘墉、林清玄；第三类是纯文学，如余光中、柏杨、龙应台、李昂等，最近还加上儿童文学作家管家琪。我看这些在彼岸走红的作家，或是影视传播无远弗届的渗透，或是网络的推波助澜，或是以专栏散发影响力，或是行销策略宣传得宜。我不否认其中也有不错的名家，但优秀的台湾作家还是被遗漏掉了一大部分，台湾流行文学一向缺少台湾文化与土地的现实性，也可以说是失却一种文化自身独特的叙述特质。我多次流连于大陆书市，看到台湾文学作品时，心里总是一惊，血脉偾张，很想为台湾真正优质作家请命，多希望

大陆读者能阅读到不同层次的东西，真正认识台湾人，知道他们在想什么？我固执地以为文学最能说出一个人内心真正的想法，透过文学去认识一个地方、一个民族、一群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远比透过阅读相关的政治经济方面的报导来得真切。

面对十个月作品的累积统计，总形成一些印象，这些印象包括经常发表作品的作者姓名、某方面题材的集中等等，它隐然构成一种意义。阅读过程是一种辛苦的翻山越岭，沿途景色也让人目不暇接，努力寻找岛上动人撼人的影像，然后像个影片放映者，把具有代表性的跳动、剪接呈现在观众前，然后又努力想象着放映结束后，看过的人充满笑容、欣赏与感叹。虽然今年台湾极不景气，截至目前为止，统计数字上已有五十二万人失业，但管他景不景气，台湾的文学出版及写作质量，仍算是“欣欣向荣”的，在多灾多难的一年里，文学反而有更深刻的表现。

灾变文学说，我来了！

9月11日，恐怖分子劫持两架民航机，冲进世贸大楼，将之化为灰烬。第三架被劫持的飞机带人撞毁部分五角大楼，美国的军权核心。很多人选择了自我死亡的方式，从摩天大楼纵身跳下，在断瓦残垣中，粉碎化成了漫天烟雾和灰尘，从此，每移动一块石头，或一片扭曲的铁皮、钢板，就可能有个形状模糊的头颅、一条断臂、一条腿、一截开肠破肚的腹部、一个压得稀烂的胸腔。就在台湾民众对美国“9·11”恐怖事件感到惊愕、同情与关怀时，一场前所未有的无情风雨——纳莉台风，却使台湾在“9·21”灾变两周年前夕惨遭重创。台湾不少地方顿时也像纽约般成为了满目疮痍的灾区，令人不胜歔嘘。台风成了台湾今年可怕的名词，每一场大雨都预兆土石洪流、屋毁人亡的危机。有人笑说土石流是现在台湾的主流，台湾快秃了，台湾四百年史，再

如此走山石流就即将变成“台湾四百年光秃史”。似乎一切都变了，美丽山林的改貌，印证了台湾人心的变动和人对自然的藐视。劫后余生的满目疮痍，隐然形成今年另一种新的书写形式。其实以灾变素材为题的文学，深入人性的幽微与复杂，使读者经由相似经验的分享，犹如照镜一般，亦有获得疗效的成果。日本作家村上春树近年几本小说即都是以社会事件为主题。如以奥姆真理教在东京地下铁施放毒气的真实社会事件为题材的《地下铁事件》；《神的孩子都在跳舞》则以1995年日本神户大地震为题材，描写灾变的阴影在个人身体里发酵的故事。

这本选集有一些作品反映了今年（2001年）新闻事件、台籍慰安妇议题、灾难的、政治的时事等等。这些都是一种灾变，这些题材作家写或不写，甚或编者选或不选，什么角度，怎么写？如何选？既考验作家的判断与技巧，也同样考验编选者的判断眼光。在高速滚动的信息媒体中，很多事件的意义性、时间性很快被抛掷，不复记忆，就像罗叶《讯息》一诗所透露的讯息：“在媒体解放的年代/被报导过的讯息/很快很快/也就被忘记”。我始终认为好的灾变文学的书写，可以使人感受到一种光从远远的地方透视过来照耀着人群。尽管很微弱，但可以感受到心灵与心灵之间的相互温慰。文学艺术应该给人的灵魂这么一点光亮，这么一点慰藉。所以我不自觉地选了不少这方面的作品。

时事沉淀既久，成为了历史，如何反映历史，叙说历史？江文瑜《脱落的蔻丹》第一节：“鲜红的蔻丹瞬间消失/带领手指头/穿越他突出的双唇/隧道入口/他吮吮她的无名/无明指/指上一节一节车厢剧烈摇晃/蔻丹碎裂/脱落的油漆黏在发黄的门牙/衙”，几乎以为是情色诗时，继续读下去，才惊觉是白色恐怖的红色酷刑，散落一地的蔻丹（扣单），意旨甚明，诗的张力也于焉形成。诗人以女性的蔻丹切入沉痛的历史，触及女性在历史中的自身位置，也巧妙转化寻常事物，写出笔力遒劲、以小衬大的

妙趣。

文学台湾，从时间的历史长河撷取一段伤痕来书写，当然也可以从不同的空间来书写，詹澈的《速写东海岸八首》，以精彩的意象描写台湾东海岸美丽的风景。台湾当然不只一种面貌，时间是历史的也是个人的，空间是濒海的也是近山的。散文《光阴》，从山茶花到芒草，光阴只是静观岁月容颜，无视于个人的喜悦或感伤，个人却在光阴中咀嚼聆听自己的悲欢。文体自由，主线不明，也是另一种多元的文学台湾。一直未能从山林环境中习得智能的汉人，普遍缺乏山林书写经验的平地人，面对多山的岛屿，终于渐渐体认台湾的完整性，体认大自然的可敬可畏。霍斯陆曼·伐伐的“人颂”《Hu! Bunun》吟唱出布衣族人的虔敬与向往，原住民的智能和美好的岁月应该为岛屿上所有人分享。

今年台籍慰安妇的议题因小林善纪《台湾论》的一场风波而喧嚷一时，文学也适时反映了作家的思考。战时日本政府推动南进政策，以慰安妇安定军心，这些返台之后的慰安妇，当时身心备受摧残，疾病与残缺缠绕她们余生，在记忆的阴影下度过漫长的五十年，今年却从阴暗的衣柜里，开启尘封已久的历史，黯淡泣诉的人生悠悠从历史回廊再度响起。白灵的《慰安妇素描》、《闻慰安妇自愿说》二诗颇富弦外之音，对统治者的粗暴贪婪有深刻的揶揄。

作家的衣柜

关于衣物，有一种常见的说法是：女性主义是败在衣服上。言下之意有两层含意，一是性别关系再生产，是说女性主义如果失败，服饰工业难辞其咎；另一层是物与人的关系，如果女性自己能摆脱衣服乃至任何物品的欲望枷锁，则父权也就无机可乘了。当然，如再个分析，还可以多加几个层次，说父权与服饰工

业狼狈为奸，说资本主义创造无尽的欲望使人难以挣脱，说女性主义的失败（假设这个说法成立）是唯心的理想毁于唯物的欲望，致使人心麻痹。也就是说，衣物这个“物”是个超乎物的概念，是个思想枷锁，它与女性主义亟于摆脱、改造、颠覆、抵抗的父权思想密合，一种叫恋物，一种叫拜物。恋物与拜物很难区分，布什亚的《物体系》书里有一个名词“激情对象物”，所谓——passion object，当我们喜欢一样东西，我们在它上面投注了情感，这时便把这东西当成了恋物，于是我们有了两种衣架：一个是传统的女人，这样的衣架意义在于其没有主体性，衣服之下是空的东西；另外一个现代的衣架。这两者很不一样。一个是封建时代或者可称为前现代女人的衣架，另外一个则为现代女人的衣架。我不甚清楚台湾女作家在报纸的主导鼓吹下写出为数不少的自己的衣柜，真正的想法是什么？很有趣的一个现象，还未见台湾男作家写过相似题材。或许男性多半是在国家战乱等等大论述下来建立其主体性，女性则是在小论述下建立其主体性。这当然有人要反对啰。

饮食、旅游文学持续风行不坠

过去散文充斥着亲情伦理与情爱咏怀，这几年，文学界为了提高文学的大众化、亲和力，旅行文学、饮食文学、都会、衣服、网络文学等等逐渐形成某种新的文风。翻新的叙述策略，当代散文逐渐呈现高蹈的次文化文学现象。不过本土与原住民的关怀仍方兴未艾，海洋、生态的书写也仍然暗潮汹涌。

有关饮食的研究，是当代新兴显学之一，它涉及饮食的历史、人类学、文化社会学、符号学等等，这方面的论述近年来如雨后春笋，而有关饮食文学的写作，也开辟出耀人光彩的园地，从一开始唐鲁孙、梁实秋书写大陆美食的怀旧式散文，到逯耀东